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唐蟋蟀第八

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唐天宿奎婁御覽二十

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養字韻作外

急而內仁河東道四引增此唐堯之所處漢書地理志太原郡

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又曰河東土地平易有

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

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詩國風

葛生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詩國風

蟋蟀注齊說曰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孔子曰大儉極下此蟋

蟀所爲作也魯說曰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疏

毛序刺晉僖公

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

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箋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君子至作也鹽

鐵論通有篇文齊說也獨儉至謂何張衡西京賦文魯說也薛

綜注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

也言獨爲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唐

言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注齊說曰蟋蟀在堂流火西也韓詩曰蟋

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疏傳蟋蟀蛭也九月在堂聿遂也。孔疏引李巡曰蛭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注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

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蛭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案趨織即促織以蟋蟀為促織誤自北人文俗靡然不可復正其實促織乃絡緯也鳴聲如織故云促織鳴嬾婦驚若蟋蟀之鳴略無似織處嬾婦何驚之有孔疏又云禮運禮餞在戶粢醢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九月可知言歲聿其莫過此月後歲遂將莫采薇云歲亦暮止下章云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蟋蟀至西也說郭引詩汜麻樞文七月流火流火既西故蟋蟀在堂也蟋蟀至其莫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注引韓詩文明韓毛文同聿辭也者文選江賦注引薛君章句文莫晚至晚也張景陽詠史詩注沈休文鍾山詩注學省愁臥詩注陸士衡長歌行注江文通雜體詩注任昉王文憲集序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薛君章句文以歲聿其莫為君之年歲已晚義與毛異魏源云蟋蟀山樞之詩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則季札所美必此數篇而非晉昭曲沃之事明矣毛詩以為刺僖公昭公不過

因史記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年可紀而年表起靖僖以來故唐風卽始於僖侯觀韓詩章句以歲聿其莫喻君年歲已晚而僖侯止十八年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疏傳除去己甚康樂職主也箋我我僖公也蚤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

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又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注**魯說曰瞿瞿休休儉也**疏**傳荒大也瞿

也箋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瞿瞿至儉也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說文朋左右視也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是許讀瞿瞿卽朋朋也以瞿瞿爲儉者心存乎儉左右顧視惟恐其行事之有一未合於禮節是以爲良士之儉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疏**傳邁行也○石經

句缺邁字明魯毛文同漢地理志引蟋蟀之篇有今我不樂二句明齊毛文同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

樂無荒良士蹶蹶**注**魯說曰蹶蹶敏也**疏**傳外禮樂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箋外謂

言三事集政 卷八
國外至四境。釋詁蹶動也。曲禮足毋蹶。鄭注行遽貌。故蹶蹶訓為敏也。蹶蹶敏也者。釋訓文魯說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注韓詩曰。今我不樂。

日月其陶陶除也。疏傳。慆過也。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

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皮嘉祐云。慆陶音義並通。苑柳詩上帝甚蹈。韓詩作上帝甚慆。玉篇引作上帝甚陶。即其證。廣雅釋詁陶除也。即用韓義。毛訓慆為過。

韓訓陶為除。除過義亦通。無已大康。職思其憂。疏傳。憂可憂。謂鄰國侵伐之憂。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言職思其憂。此其義也。曹習韓詩。

韓義以負重責深為憂。更為切。至列女密康公母傳。引詩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明魯毛文同。好樂無荒。良士。

休休。疏傳。休休樂道之心。魯說以休休為顧禮節之儉者。外。雖樸謹中自寬裕也。列女楚子發母傳。詩云好樂無荒。

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不失和亦即寬裕意。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

疏毛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

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史記晉世家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留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以此推之三家與毛異義下引張賦薛注是魯說明作僖公

山有樞**隰有榆****注****魯樞作蔀****疏**

傳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自用其財

○魯樞作蔀者石經殘碑作蔀釋木蔀莖郭璞曰今之刺榆詩曰山有蔀陳喬樞云郭引詩語今本爾雅注文脫此據御覽引補愚案據詩釋文毛詩雖亦樞蔀兩作然證以石經魯詩作蔀則所引舊注魯詩文也邢疏樞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爲茹美滑如白榆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江東有刺榆無大榆是子有衣樞卽刺榆榆卽大榆白榆謂之枌樞枌皆榆之種類耳

裳弗曳弗**妻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注****魯韓婁作搜****疏**

傳婁亦曳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馳驅俱乘車之事則曳婁俱著衣之事魯婁作搜者釋詁搜聚也此據魯詩說文搜曳聚也正釋此詩搜字陳喬樞云左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鵠冠聚字與此同義韓婁作搜者王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搜搜亦曳也陳喬樞云此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詩外傳宓子賤巫馬期治單父引子有衣裳四句作婁係推衍之詞卽顧氏所云亦作本蓋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注****魯齊愉作媮****疏**

傳宛死貌愉樂也箋愉讀曰偷偷取也○魯愉作愉者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愉薛綜注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齊愉作愉者漢地理志山樞之篇曰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是據齊詩故文明齊魯文同陳喬樞云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愉注愉與愉同集韻愉或从女偷或从心則愉愉偷古皆通用又云說文愉巧黠也愉薄也段注謂當作薄樂也案論語私覲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為凡淺薄之稱故佻又訓愉愉為巧黠故引申之為愉盜也說文無偷字當即作愉愚案鄭羔裘舍命不渝韓滄作愉亦其證馬瑞辰云釋文宛本亦作苑案宛即苑之段借淮南本經訓百節莫苑高注苑病也倣真訓形苑而神壯高注苑枯病也苑又通憇廣雅薦菸矮憇也玉篇菱憇也並與傳訓為死貌義相近

山有栲櫟有杻

疏

傳栲山栲杻櫟也○毛說栲杻與釋木同郭注栲似棣細葉菓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樞

杻似棣細葉菓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樞胡承珙云櫟說文作櫟梓屬大者可為棺槨小者可為弓材與考工記取榦之道七栢為上櫟次之合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疏

傳洒灑也考擊也保安也箋保居也○馬瑞辰云洒謂以水濕地而埽之故轉

為灑案灑洑也洒滌也古文以為灑埽字是洒灑二字本異義古文以聲近故段洒為灑弗鼓當為弗鼓說文鼓擊鼓也讀若

扈考者攷之段借說文攷斂也斂擊也愚案廷與庭通庭內猶言堂室也漢書鼂錯傳今人家有一堂二內內之爲言室也

山有漆陽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曰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曰宛

其死矣他人入室注魯何作胡疏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殘碑酒食至喜樂餘缺何作胡陳喬樞云何胡古通用字詩胡能有定傳云胡何也又胡臭亶時胡思畏忌箋並云胡之言何也書太甲疏云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注齊說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戲遊皋沃得

君所願心志娛樂疏毛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

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揚水至娛樂易林否

之師文豫之小過震之屯同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者石在水中

漂疾之水濯磨此石有如鑿然使石絜白鑿之不已故曰鑿鑿

衣素表朱者即素衣朱褱王念孫云褱之爲言表也呂覽忠廉

篇臣請爲褱高注褱表也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班固幽通

賦張修褱而內逼曹注與高同易林訓褱爲表與毛義合蓋本

三家詩陳喬樞云易林用齊詩則訓襮爲表卽本齊詩故傳也
戲遊皋沃者王念孫云卽詩從子于沃從子於鵠也鵠與皋古
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颺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瑁瑁樊光
本皋皋作浩浩是其證馬瑞辰云皋之通鵠猶周禮皋舞當爲
告舞皋者澤也現鵠鳴皋沃豫之大過又作皋澤是知沃亦澤
也澤也皋也沃也析言則異散言則通左襄二十五年傳鳩鷖
澤牧隰皋并衍沃此析言也鵠鳴傳訓皋爲澤易林皋沃一作
皋澤曲沃本取沃澤之義故詩別稱皋沃以協韻三家詩從本
字作皋毛段借作鵠傳云鵠曲沃邑者正謂鵠卽曲沃非謂曲
沃之旁別有邑名鵠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
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於
鵠者也以鵠與曲沃爲一正與傳合正義謂曲沃旁更有別名
鵠失傳惜矣得君所願心志娛樂者國人所願皆在得君故娛
樂也齊詩襮作宵現此仍作襮者魯齊詩皆有作襮之本又有
作綃作宵之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注魯揚作楊疏

傳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箋激

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
○魯揚作楊者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作楊陳喬樞云御覽八
百十五八百十六引詩亦作楊之水蓋三家今文皆爲楊惟毛
詩古文作揚愚案詩字當爲揚段借作楊說詳王揚之水陳奐

云白石喻桓叔白石之鑿鑿由於水之激揚桓叔之盛強實由於昭公之不能修道正國解者以揚水喻桓叔非也素衣

朱褌注魯作褌亦作綃齊作褌亦作宵疏傳褌領也諸侯繡褌丹朱中衣箋繡當為

綃綃褌丹朱中衣以綃褌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

從桓叔○孔疏郊特牲云繡褌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

服茲為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衣祭服之裏衣也魯作

褌亦作綃者士昏禮注詩云素衣朱褌爾雅云褌領謂之褌周

禮曰白與黑謂之褌刺褌以為領若今偃領矣郊特牲注詩云

素衣朱褌褌領也鄭注禮用魯義與毛同此魯作褌也郊特

牲繡褌注繡讀為綃綃繪名也詩曰素衣朱綃士昏禮宵衣注

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此魯亦作綃也正

義箋從魯義讀繡為綃以褌與繡共作中衣之領考工記云白

與黑謂之褌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

得別為褌稱繡褌不得同處知非繡字故破繡為綃綃是繡綺

別名於此綃上刺為褌文故謂之綃褌也綃上刺褌以為衣領

然後名之為褌故爾雅褌領謂之褌褌為領之別名此鄭說也

又云下章傳曰繡褌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傳意繡得為

褌者繡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

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褌者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為褌

非訓繡為褌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褌文以褌領是取毛繡褌

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齊作褌亦作宵者據

詩三家義集流

卷八唐

二

易林文此齊作襪也。特牲饋食禮鄭注詩有素衣朱宵，此齊亦作宵也。陳喬縱云：儀禮宵衣，鄭以爲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爲宵。記有玄宵衣，正義此字據形聲爲綃，從糸肖聲。但詩及禮記皆作宵字，故鄭引詩及禮記爲證。士昏禮注：破宵爲綃，是據魯詩素衣朱綃之文。齊段宵爲綃毛，又段繡爲綃也。**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疏傳沃

曲沃也。箋：君子謂桓叔。○子謂同謀之人于往也。案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桓叔於曲沃。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此國人欲從桓叔之事也。**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注齊鵠作皋疏傳皓皓

繡黼也。鵠，曲沃邑也。○齊鵠作皋者，義見上。**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注魯何作胡疏傳言

無憂也。○魯何作胡者，石經殘碑如此。足證上下章及全經何皆作胡。

揚之水白石粼粼疏傳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注魯作國

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疏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不敢以告人而去者。

畏昭公謂已動民心。○國有至躬身荀子臣道篇引詩文段玉裁云：此所云卽是詩之異文。前二章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

漢初相傳有脫誤也愚案荀子傳詩於浮丘伯為魯詩之祖蓋魯詩如此大命謂昭公有征討曲沃之命不可告人懼以漏師獲咎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

疏毛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三家無異義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疏傳興也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棣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

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眾多將日以盛也○阮元云也上脫棣字箋棣字即承傳言之是也釋木椒檉醜棣又云桄者聊孔疏引李巡曰檉棣黃也椒棣黃皆有房故曰棣棣實也郭注椒之房裏名為棣也棣棣通用字桄聊亦以聲近通借釋文以為語助非也應劭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應用魯詩明魯毛文同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注並引詩曰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也蕃衍蔓延聲同字變蓋出三家美其繁興四字疑亦詩傳中語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疏傳朋比也箋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佼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案詩以椒聊二句興此二句止是美其繁衍盛大庶意相比附碩大無朋依傳義惟言碩大無比

似未指其貌與德也椒聊且遠條且疏傳條長也箋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案廣雅釋言

條枝也汝墳傳枝曰條詩人言此椒聊之香氣日盛惜其尚在遠枝耳祝其遂有晉國也楚詞九歎懷椒聊之葭葭兮王逸注

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明魯毛文同陳奐云逸以椒為香草說文椒亦入草部蓋草木散文得通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疏傳兩手曰匊篤厚也言聲之遠聞也

○案言其盛大且根抵厚也說苑立節篇論士欲立義行道引詩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而推衍之明魯毛文同椒聊且

遠條且箋言馨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疏不得其時毛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箋謂始見東方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疏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

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

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案史記參三

星直者爲衡石參辰三月不相比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伏則
參見始嫁娶之候也鄭以參見嫁娶爲得時非詩正義故易之
孝經援神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左昭十七年傳火
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小星箋心在東方三
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
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惟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
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
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
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而每章連舉兩月也馬瑞辰云
今夕卽失時之夕孔疏謂今夕何夕卽此三星在天之夕非傳
旨如馬說首句與次句虛構一在天之參星而不言爲何
事語不成義古人亦無此文法故知箋之易傳非得已也今夕
何夕見此良人疏傳良人美室也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
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胡承珙云漢興因秦
稱號適稱皇后妾稱夫人美人良人見漢書外戚傳良人當卽
因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
師已有訓此良人爲美室者矣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疏傳
兮者嗟茲也箋子兮子兮者斥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
如此良人何○王引之云嗟茲卽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嗟
憂聲也秦策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嗟嗟乎聖人之言長
乎哉說苑貴德篇嗟嗟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嗟嗟天王

附命下士皆歎詞也或作嗟子楚策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嗔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嗔乎嗟嗔乎也故傳以子兮為嗟茲鄭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

疏

傳隅東南隅也箋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

此邂逅

注

韓逅作覲曰邂逅不固之貌

疏

傳邂逅解說之貌○釋文邂逅本亦作解覲

本又作逅邂逅覲解說也似陸所見毛詩本作邂逅與今本不合近作覲曰邂逅不固之貌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珙云邂逅會合之意淮南俶眞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凡君臣朋友男女之會合皆可言之魏志崔李珪傳注大故妹意傳云解說之貌即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閭后紀安帝幸章陵崩於葉后與兄弟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遽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覲大旨是狀與己會合者之神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

疏

王逸楚詞九歌注綢繆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明魯與毛同

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即鄭風所謂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者也

見此粲者

疏傳參星正月申直戶也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箋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孔疏此時

貴者亦婚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杜杜

疏毛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三家無異義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

疏傳興也杜特兒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杜赤棠釋木文詳甘棠詩馬

瑞辰云湑湑菁菁皆言葉盛杜雖孤特猶有葉以爲蔭庇以杜之特喻君以葉之茂喻宗族興今之獨行無親爲杜杜不若也愚案裳裳者華其葉湑湑是湑湑與下菁菁同爲茂盛貌傳釋菁菁爲葉盛以湑湑爲枝葉不相比次未免歧異鄭又釋菁菁爲希少之貌以曲附傳義愈非詩惜不如馬說妥順馬又云之猶者也有杜之杜猶云有杜者杜與有類者并有苑者柳有卷者阿句法正同小雅有棧之車與有芄者狐相對成文之猶者也之諸一聲之轉士昏禮注諸之也左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卽藐者孤也釋魚龜前弁諸句果後弁諸句獵猶上云俯者靈仰者謝也是諸亦者也諸之古同訓諸訓者則之亦得訓者矣淮南說林訓高注杜讀詩有杜之杜之杜高用魯詩明魯毛文同

獨行踽踽注魯韓說曰踽踽

行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疏傳踽踽無所親也箋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

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說文踽踽疏行兒詩曰獨行踽踽疏行猶獨行也踽踽行也者廣雅釋詁文張揖用魯韓詩所引魯韓說也陳奐云父爲考父之考爲王父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是祖曾高皆父也今以旁殺言之曰昆弟我之同於父者也曰從父昆弟我之同父於祖者也曰從祖昆弟我之同父於曾祖者也曰族昆弟我之同父於高祖者也皆可

謂之我同父言他人不如我同父之親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疏傳依助也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孔疏依古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依爲助也愚案桓叔既封而叛宗族相繼崩離昭公以宗族爲皆不可恃異姓卿大夫必從而和之勸其疏棄宗族然昭公但當修其政令以圖自強無怨及宗族之理故望君所與行之人以道輔其君仍篤親親之誼庶不爲踽踽哀哀之人耳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晝晝注魯晝作晝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

疏傳菁菁葉盛也晝晝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箋菁菁希少之貌○釋文晝本亦作晝又作晝馬瑞辰云走部趨